



插图 斌礼

唯有阅读最迷人

李海清

我从小就喜欢文字,喜欢阅读,到了痴迷的程度。姐姐比我大6岁,从我记事起,姐姐就每天夹着个毛巾做的书包,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。每天放学后,姐姐就把当天学的语文、算术(当时也只有这两册课本)讲给我听。姐姐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。

1963年,我以高分考入太原二中,学校有图书室,那里便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,但却没有阅览室,只可借书,每次只能借一本。大概是因为我去得勤,管理员老师对我另眼相看,星期六允许借两本。初中那几年,读了不少书,还读了许多外国名著。记得《虎皮武士》这本书结构奇特,一小段一小段的,每段前还标着序号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13世纪格鲁吉亚国宝级史诗,那些小段就是独特的“十六行诗”。

太原二中的校址在今太原古县城文庙,距我们村5里地,我是走读生,下午回家时出县城南门,一过宝华阁就掏出书来边走边看。每天都要穿过一大片苇海,苇莺儿鸣叫着,更觉幽静。

17岁以后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,读书的癖好却没有削减,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,主要是借阅,也和发小们交换阅读,连环画居多,我们称为“人人书”,偶尔也会买一些。20岁左右将四大文学名著全读了一遍。在农村还能听书,有位我称为六哥的邻居,是乡村文化人,他每天晚上在生产队给劳累了一天的邻居们读古书,《七侠五义》《三侠剑》《绿牡丹》等古典文学作品,我都是从六哥那里听来的。村里有一位郭大哥,家里藏有一套清道光六年(1826)版的《太原县志》(6册),保存得很好,别人借不出来,唯独主动借给我看。因为是当地的历史,我看着看着就爱不释手了,忽然就动了抄录的念头,用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,把喜欢的章节抄到了笔记本上。

我看书很杂,文、史、哲,寓言神话、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作品都看得津津有味,反正抓到什么看什么,是文字就喜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的《青春之歌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林海雪原》等,当然不会放过。最喜欢看的书,是竖排繁体字、带绣像的古典文学作品,若是毛宗岗、金圣叹等名家评点的就更喜欢了。这些书人们称之为“闲书”。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老师指导,但我借助字典,那些不太好懂的文言文也理解得大致不差,颇有点“无师自通”的意思。

对书的痴迷,还让我生出几个“陋习”:吃饭时必须拿本书,边吃边看,尽管父亲没什么文化,却很支持我,常说:你那不叫吃饭,叫“吃书”,把书都吃进肚子里了。上厕所时拿着书、睡觉前必须看一段才能睡踏实,不然就像缺了点什么。我们村1958年通的电,也曾曾在路灯下看书。十几岁的时候,母亲怕我把眼睛看坏,不让我晚上看书,早早就关了灯。但不看书睡不着,就钻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,热得满身大汗。这当然是偶尔为之。直到现在,走路、吃饭看书的习惯早已经改掉了。但睡前看一段和蹲卫生间带书这两个“陋习”怎么也改不掉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,我先是给报纸、南郊区广播站写通讯报道,后来开始文学创作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,书籍也越来越多了,再也不缺书看了。如今我已年逾七旬,看了很多书,也写了很多字,眼睛竟然还不错。还是邻居六哥说得好“看闲书,识闲字,闲书不闲,”这和人们常说的“开卷有益”同义。在平常动笔创作时,那些学到的知识,不定什么时候就从脑海里冒了出来。可见“闲书不闲”是一句至理名言。

四十岁读书

谢汝平

40岁读书,跟年轻时不同,目的很纯粹,不再夹带功利性,不再看不喜欢的书,读书终于成了随性的乐事。

年轻时读书,读的是书中的热情,40岁读书,读的是文字背后的思想。可能读书的速度慢了,但思考的时间多了。年轻时对书本崇拜,对作者崇敬。学习的意图明显。40岁读书,带着批评的态度,有着质疑的精神,这样读书或许累一些,却读出了更高境界。作者或许比读者年轻,文字散发火一样的热情,谁都年少轻狂过,大可以释然一笑。作者或许是同龄人,这样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,同样的往昔岁月,同样的历史经历,同样的使命感,更能看懂书中的每一个文字,即使是欲说还休的画外音,也能心领神会。对于年长的作者,文笔老辣,文字老道,复杂的人生经历在书中留下烙印,虽不必以对待教科书的虔诚态度去读,但必要的敬畏之心还是要有的,可能也会读出历史的局限性,但更应

该思索自己的局限性。

40岁人的生活压力大,上有老下有小,读书时间少了,这就需要读些精品。当然,对精品的概念因人而异,最起码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。我对读书人都是钦佩的,也是包容的,从不觉得看武侠小说的人就比读古典名著的人低一等,读书本来就不是大多数人的主业,能够抽出时间读书已属难能可贵,怎么还会吹毛求疵去指责别人。40岁读书,即使是一本流行杂志,里面也有年轻时读不出来的道理。人生活得疲惫,但不能乏味,坚持读书者,或许仅是一种喜好,但却可以活得更明白。

20岁的人恋爱,40岁的人读书,都是人生乐事。泡一杯香气袅袅的热茶,读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,就是最平静安稳的理想岁月。40岁读书,人和书更像老夫老妻,早就过了七年之痒,经历了同甘共苦,习惯了相濡以沫,似乎有了夫妻相,令人羡慕不已。

直到青藤绕屋

卢静

“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”,每当我仰望璀璨而浩渺的星空,总会想起2000多年前,庄子说的这句话。

“我们不能不对置身其中的宇宙感到惊异”,行走夏夜的星空下,我也时常情不自禁忆起历史学家汤因比著作中的一句话。

一个最古老的问题,从我的心底腾涌,我,从哪里来?好像一道闪电,劈过远方幽暗的深海,无鳞龙鱼游过的礁岩,也在浩浩荡荡的洋流中发问,万物的起源是什么?宇宙的目的是什么?文明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于是,书籍伴随我,穿过岁月的重重门楼。人生应如何看待?如何度过?书籍,这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,引领我探索生命的智慧与奥秘。

我一点点探索着,在一叶扁舟航行大海的途中,无论海阔天空,还是风急浪猛,都学会了用欸乃桨声,为恒心这一词语作注释。

以书为故友,极目山川,让我同古今中外伟大的心灵

交谈。逝去的人,都在鱼儿成群的河流中苏醒了,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的三闾大夫;梦而复惊、死而复生的杜丽娘;血溅桃花扇的李香君……那么多的人,栩栩如生陪伴我身边。不仅如此,夜,由于书页的轻轻掀动,开启了无法想象的丰盈世界,大山心腹里,正以很难揣测的时间缓慢修炼成金属的石头;水洼上青蛙、麋鹿与北极狐羞涩而火爆的合奏,伴随着我千里奔驰;鱼翱翔于苍穹,鸟潜泳于词语的根须下,围拢了我,甚至还有桑树林里,每逢满月便上下飞舞的精灵。

以书为亲朋,穿越不时诞生悲喜剧的滚滚尘埃,拓展了我的视野,丰富了我的生命,锻炼了逻辑思维,悄悄滋养了我的心灵,在那书香漫漶的水域,穿越世上的酸涩坎坷、悲欢荣辱,更使我懂得了,什么是爱,什么是宽容与幸福。

我愿,一生一世,走过沼泽、乡村与城市,采撷墨色之香,一直等候着青藤绕屋,彼岸花开。



享受阅读 重温经典

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